

間諜大王



柯爾·溫爾/原著

王夢梅/改寫

游柱郎/內文繪圖



目 錄

第一案 窗口的黃色臉孔

奇怪的鄰居.....12

消失的黃色臉孔.....26

打 賭.....41

黑人的女兒.....57

第二案 布萊歐里學校

神祕失蹤.....72

沼澤地的輪胎印.....86

哈第葛老師之死.....102

鬥雞旅社.....109

第三案 間諜大王

神祕文件失竊記.....158

辦公室的鈴聲.....168

會晤外交大臣

..... 188

夜半驚魂

..... 203

找回秘件

..... 220



第一案

窗口的 黃色臉孔



奇怪的鄰居

「名偵探福爾摩斯竟然會估計錯誤，難道他會是個笨拙的偵探嗎？」福爾摩斯的好朋友華生醫生無精打采的喃喃自語著，那是因為福爾摩斯最近遭遇了一次失敗的緣故。以下是華生醫生每晚向愛妻梅麗敘述的有關福爾摩斯的故事：

那是一個豔陽高照的春天，午餐過後，我敦促著福爾摩斯說：

「喂，一塊兒去散步吧！總是悶在房裡，對健康是有妨礙的。」

因為他經常躲在房間裡，吞雲吐霧的抽著煙斗，既不接受陽光，食量大而運動又少，整天熱中於化學實驗，往往工作到深夜。儘管他是個傑出的名偵探，這樣的生活也受不了吧！

這一次，他居然肯破例跟我到公園去散步。公園裡萬紫千紅，環境清幽

，正適合於良朋把臂談心。等到遊罷歸來，已經是午後三點鐘了。

當我們進到房裡時，福爾摩斯一直走向桌前。

「啊！我們不在時，不知有誰來過？」

到底是福爾摩斯的眼光犀利，他一走進房間，就發現桌子上有一根黃色煙斗擺在那裡。

「整個煙斗都是用黃玉雕成的，鑲上純金的煙嘴。將這樣貴重的物品遺失在這裡，可見他是如何的慌張了。這一定不是女人使用的東西。華生，您對這煙斗有什麼想法？」

福爾摩斯又開始他的偵察工作。

「不知道，我並沒有閱讀過關於煙斗的書籍。」

「哈哈！哪裡有這種書呢？」

「你不妨寫它一本，看你從早晨起來，一直到夜晚都離不開煙斗，如今患上了尼古丁中毒，連手指頭都在顫抖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帶我去散步，就是想使我少抽些煙嘍？謝謝你的好意。」

「與其感謝我，倒不如徹底實行戒煙。」

「呵！真是厲害，那是很難做到的呵！」

我倆正在談論時，房東哈德遜太太推門進來了。

「你們回來了，是在吵架嗎？要不，幹麼這樣大聲呢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是意見不合，哈哈——」福爾摩斯笑著說，接著又問道：

「剛才進來的那個人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他硬要進來的呀！他嘴裡叼著煙斗，慌慌張張的，又不時把煙斗拿在

手上，看見了我就說：

「這樣等著，真受不了，我先到外邊走走，等一會兒再回來好了。」

他一說完就下樓去了。呵！他又來了，就是那腳步聲！真是個急性子的

人。」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，你回來了？」

那個人一邊走上來，一邊喊叫著，那聲音非常尖銳，一聽就知道是個可疑的人物。

我注視著福爾摩斯的面孔，福爾摩斯也滿感興趣，目光灼灼的看著我。隨著急促的腳步聲走上來的，並不是想像中的那種可疑人物。他面目清秀，是個三十歲上下的青年，身上穿著一套灰色的西裝，兩隻手拿著褐色的呢帽不住的轉動著。

「啊！冒昧得很，哪一位是福爾摩斯先生？」

他張大著眼睛四處張望，眼神卻顯出極度的不安。

福爾摩斯仍用往常那種快活的样子笑著說：

「在下就是！這位是我的朋友華生醫生，那位是哈德遜太太。初次見面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「這位夫人剛才我已見過了。聽說福爾摩斯先生和華生醫生合作得很不錯。啊！我實在疲乏極了。對不起！讓我坐下來談吧！」

「是的，請你不必隱瞞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這時曼羅突然緊張起來，他的嘴脣不住的發抖。

「我是在三年前結婚的，我的妻子名叫艾菲，我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，生活也過得很愉快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。」

曼羅的面色漲得通紅，情緒很激動的说著。雖然他說的是夫妻間的事，但我總還認為他是個可疑的人物。

這時，福爾摩斯說道：

「請你把婚前的事也詳細的說一說，否則我便無從了解你們夫妻間的情形。」

「我今年三十二歲，艾菲二十八歲。三年前結婚時，艾菲當時二十五歲，那時她還是赫伯倫夫人。」

「噢！那樣說來，你的夫人曾經和名叫赫伯倫的人結過一次婚了？」

說著，就坐在椅子上，順手把手裡拿著的呢帽丟在椅旁的桌子上。他談話非常急促，看來精神頹喪，似有難言的苦衷。

「我是為了求救而來的。我的家庭恐怕就要破碎了，急得我不知道如何是好！唉——」他說完還長嘆了一聲。

「請沉住氣慢慢談吧！不知有什麼要緊的事？是不是有偵察的必要呢？」福爾摩斯慢條斯理的問著。

「兩者都有。唉——」

「梅蘭特·曼羅先生！」

那人一聽，嚇了一跳：

「啊！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」

「哈哈！你的帽子上面不是寫著嗎？這是你的帽子吧？」

「是的，你說對了。」曼羅說著，把朝上放著的呢帽翻過來。

「那麼，我可以把事情全都說出來嗎？」他一本正經的問。

「是的，她在少女時代到過美國，十九歲時和一位律師結婚，而且還生了孩子，那位律師名叫赫伯倫。不幸的是，在一次黃熱病流行的期間，赫伯倫和那孩子都因病死了。」

這時，曼羅緊皺著眉頭，停了一下，才接著說下去：

「艾菲由於丈夫和孩子同時死去，所以厭倦了美國的生活，返回英國來，同時帶回赫伯倫的遺產四千五百鎊。因為在美國稍有聲望的律師，都不難積蓄大筆財產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從事什麼行業呢？」福爾摩斯插嘴問。

「我經常從鄉下收集蛇麻草，賣給啤酒公司作為啤酒的香料，這些年來倒也賺了一些錢，如今我已在市外的諾布里街購置了一棟小別墅。諾布里街兩位可曾去過？」

「不，我沒去過。」

「華生先生呢？」

「你怎麼會想到失敗上去了，放在我手裡也許會用掉，還是交給你比較妥當。」

因為她的堅持，我想：她是堅信我的人格，才這樣要求我的。

因此我便說：

「好的，讓我暫時替你保管起來，你要用的時候再告訴我吧！」
當時，我便把這四千五百鎊存入銀行，經過三年之久，也增加不少的利息。但在兩個月前，艾菲突然對我說道：

「喂，我給你的那筆錢存在哪裡呢？請你幫我提一千鎊出來。」
我感到有些奇怪，問道：

「那是你的財產，提出多少是你的自由，但一千鎊不是一筆小數目，你提出來做什麼用呢？」

「以後我再告訴你，現在我不能說。」
結婚三年以來，第一次從艾菲的口裡聽到這樣的話。像這樣的話，任憑

「我也沒去過。」

「有機會請到舍下來玩，我們的住處離城不遠，卻富有鄉村風味，那是一個幽靜的環境。離我家不遠的地方，還有一棟別墅式的房屋，很久以來都空在那裡。」

「關於你和夫人的結合情形還沒說完呢！」

「我和她是在倫敦認識而結婚的，婚後不久，艾菲就把她的全部財產交給我，她說：

「請把這些收起來。」

當她把這些財產交給我時，確實是真情流露，態度誠懇。我當時感到受寵若驚，但是我毅然拒收：

「那樣不好，萬一我經商失敗，變成一貧如洗的時候，恐怕連你的錢也會虧空掉的。」

但是艾菲仍然誠心誠意的說：

是誰聽了，也會感到奇怪的。這到底是什麼道理？對自己親愛的丈夫，竟不能說出提出一千鎊的理由，確是怪事！但我不願使人為難，只答道：

「好的，隨你便吧！」

我立即簽了一千鎊的支票付給艾菲。但從此以後，我們夫妻之間便有了芥蒂。

一向純潔的艾菲為什麼會有這意外的舉動，那一千鎊究竟有什麼用途？難道是添置衣物？但家裡並沒有添置任何昂貴衣物。一個人一旦發生了懷疑，內心總是免不了煩惱。

我想如果質問艾菲，她肯坦白相告嗎？

我如此反覆的思索著，而後又想：艾菲或許有什麼難言之隱，為了避免破壞夫妻的情感，才不肯說出來，身為丈夫的我，應該盡量容忍才是！

為了排遣這不愉快的心情，從那一天起，我經常獨自出去散步。剛才我也說過，離舍下不遠，有一棟較寬敞的兩層樓房，那間樓房和我家只隔著一

塊方田。在那棟樓房的旁邊有一叢無花果樹，我因為喜愛樹木，常常徘徊其間。上星期一的傍晚，我又經過那裡，卻發現草坪上堆滿了雜物，大概是前夜或那天早上才搬來的，我佇立道旁，漫不經心的向那間樓房望去，心裡想：這即將和我們成為鄰居的是些什麼樣的人物？這時，在那樓上的窗口，有一个人人的臉往下看，由於我距離那窗戶稍遠，就想走近前去，看個清楚。但當我將要走近時，那臉孔突然消失了。」

「你有沒有注意到是男的還是女的？」福爾摩斯追問道。

「因為消失得太迅速了，並沒看清楚。」

「有什麼特徵嗎？」

「只覺得那臉孔像死人一般的蠟黃……」

「哦……」福爾摩斯把煙斗點燃。曼羅問道：

「啊，我剛剛把煙斗忘記在這兒了吧？」

「是的，還擺在那裡，我們一邊抽一邊談吧！」



「好的。不過，我剛學會抽煙。抽了之後，腦子會有些暈暈的感覺。」
他噴出兩口煙，又接著說下去：

「我雖然是個生性懦弱的人，但也鼓起勇氣上前敲門。一會兒門開了，走出一個身材高大、面目可憎的女人，她兩眼直看著我，粗暴的問道：

「找誰？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就住在隔壁，前來拜訪，如果有什麼要幫忙的地方……」

「不必了，我們需要幫忙時，自然會去求您的。」

接著，她就碰的一聲，把門關上了。

我討了這場沒趣，氣憤的走回家。我很想把這事忘記，但樓窗裡的那張黃色臉孔，和那女人不遜的態度，一直在我的腦際盤繞。隔壁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家？應該告訴艾菲。但為了那一千鎊的問題，我們夫妻間的感情似乎有了裂痕。何況艾菲又是個神經質的人，我也不願因我內心的不安而驚動她，所以在晚餐時，我只說：

「鄰家別墅不知是什麼人搬進來了？」

艾菲卻只漫不經心的應了一聲：

「哦！」

我們雖共桌而食，可是感情卻異常的冷淡。

到了夜晚，我獨自先走進寢室，倒在床上。我平素是極易入睡的人，但那天晚上，大概是受了白天的影響，在朦朧中，時時還會想起白天的情景而久久不能入夢。當我正在輾轉反側，似睡非睡的當兒，突然發現身旁的艾菲不見了。

真奇怪呀！難道是在作夢嗎？

等我的頭腦鎮靜下來時，只見房裡有一個人影在移動。哦？是小偷嗎？我暗中向那邊望過去，原來那就是艾菲。

她在做什麼？我驚訝的睜大了眼睛，仔細望去，只見她已把睡衣脫下，換上一套整齊的衣服，正要穿上外套。她為什麼要悄悄的起來換衣服呢？奇

怪！在這更深半夜裡，她想到哪裡去呢？

我想叫她，竟無法開口，可見我驚訝到什麼程度了。因為當時艾菲的面孔是那樣的可怕，所以……」

「夫人的臉孔是如何可怕呢？」

福爾摩斯這樣問曼羅，同時又向我說：「把它記下來，這可能是個大關鍵。」



消失的黃色臉孔

哈德遜太太一直站在一旁默默的聽著。這時，她出去端了紅茶進來，她大概也對曼羅夫妻的事感到興趣，想要知道個究竟吧？

曼羅放下煙斗，向哈德遜太太點頭，說道：「多謝款待！」

「接著說下去吧！」福爾摩斯催促著。